

中国古典四大青楼笔记

风月斋主辑

风月斋笔记



红粉佳人陈圆圆

有几句知心话

本待要诉与他

对神前剪下青丝发

背爷娘暗约在湖山下

冷清 湿透凌波袜

恰相逢和我意儿差

不刺你不来时

还我香罗帕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风月斋笔记



红
粉
佳
人
陈
圆
圆

RBR/95/08

I 47.4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月斋笔记:红粉佳人陈圆圆 / 风月斋主辑. - 北京: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1999. 7

ISBN 7-80112-292-5

I. 风… II. 风…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4380 号

责任编辑	王 欢
封面设计	寸草心图文公司
出版发行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电 话	65275953
社 址	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
邮 编	100006
印 刷	北京飞达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1.5
字 数	222 千字
版 次	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80112-292-5/G.150
定 价	18.0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 录

有几句知心话,本待要诉与他。对神前剪下青丝发,背爷娘暗约在湖山下。冷清,湿透凌波袜。恰相逢和我意儿差,不刺你不来时,还我香罗帕。

◎梦回莺转,一生爱好是天然	1
◎傅粉郎君,才有梅花便不同	19
◎一例里神仙眷,甚良缘	45
◎试敛娥眉,只是昨宵清减了小腰围	81
◎想情郎,楚尾吴头天样长	113
◎花与思俱新,隔花人远天涯近	143
◎为哪般,把青春抛的远	177
◎花树玲珑,人间玉容深锁绣围中	203
◎心病挑,春心偏向小梅梢	229
◎月夜朦胧,听尽了曲唱江城一笛风	265
◎问今番,果然真到,海枯石烂	303
【附】陈圆圆别传	339

梦回莺转，一生爱好是天然

蹴罢秋千，起来慵整纤纤手。

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

见有人来，袜划金钗溜。和

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

——陈圆圆引自《点绛唇》

秦淮妓业久已闻名远近，素有“仙都”之称。

秦淮河两岸娼馆林立，水中“河房”成阵，“船娘”斗妍，淫靡之风冠于全国。而仕宦名流则以名妓所在的楼馆为寻欢之处，风月斋即是当时最热闹的青楼之一。

风月斋主人正是陈圆圆。

时人说她“声甲天下之声，色甲天下之色”。

陈圆圆颇通文史，善绘丹青，琴棋诗书皆精，又唱得一口好曲，自是青楼翘楚。

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“红颜”说的便是陈圆圆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并非报君父之仇，只为红颜知己陈圆圆而已。

大诗人吴伟业曾作《圆圆曲》讥记此事：

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贼收京下玉关。

恸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

红颜流落非吾恋，逆贼天亡自荒宴。

电扫黄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。

相见初经田窦家，侯门歌舞出如花。
许将戚里筵筐伎，等取将军油壁车。
家本姑苏浣花里，圆圆小字娇罗绮。
梦向夫差苑里游，宫娥拥入君王起。
前身合是采莲人，门前一片横塘水。
横塘双桨去如飞，何处豪家强载归？
此际岂知非薄命，此时只有泪沾衣。
薰天意气连宫掖，明眸皓齿无人惜。
夺归永巷闭良家，教就新声倾坐客。
坐客飞觞红日暮，一曲哀弦向谁诉？
白晰通侯最少年，拣取花枝屡回顾。
早携娇鸟出樊笼，待得银河几时渡？
恨煞军书抵死催，苦留后约将人误。
相约恩深相见难，一朝蚁贼满长安。
可怜思妇楼头柳，认作天边粉絮看。
遍索绿珠围内第，独呼绛雪出雕阑。
若非壮士全师胜，争得峨眉匹马还！
峨眉马上传呼进，云鬟不整惊魂定。
蜡炬迎来在战场，啼妆满面残红印。
专征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车千乘。
斜谷云深起画楼，散关月落开妆镜。
传来消息满江乡，乌柏红经十度霜。
教曲伎师怜尚在，浣纱女伴忆同行。
旧巢共是衔泥燕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
长向尊前悲老大，有人夫婿擅侯王。
当时祇受声名累，贵戚名豪竞延致。

一斛明珠万斛愁，关山漂泊腰肢细。
错怨狂风催落花，无边春色来天地。
尝闻倾国与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
妻子岂应关大计，英雄无奈是多情。
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。
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。
香径尘生鸟自啼，花廊人去苔空绿。
换羽移宫万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。
为君别唱吴宫曲，汉水东南日夜流。
吴伟业，号梅村，江苏太仓人。惯称吴梅村。

吴伟业诗与钱谦益、龚鼎孳齐名，世称“江左三大家”。他七言歌行，曲丽扬皇，高绝千古，尤以善用掌故，铺排比叙，而不觉其重叠驰名。诗文海内宗仰，成一家，世称“梅村体”。

《圆圆曲》是吴伟业代表作，后人评价它足与骆宾王《帝京篇》、卢照邻《长安古意》媲美。

《圆圆曲》激荡苍凉，大有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之风，尤得李昂《戚夫人楚舞歌》遗意，广为流传。

《圆圆曲》认为两人初次相见是在田畹家，大众亦认为如此，其实不然，两人早有一段“青梅竹马”的恋情，因世人所不知，这里须细细述来。

吴三桂出身世代将门，其父吴襄，崇祯初年为锦州总兵，其舅父为当时的名将宁远总兵祖大寿。因家眷不能随军，三桂居家习武。他善于骑射，沉着多谋，勇力绝人。与陈圆圆初次相逢那一年，仅十七岁。

却说三桂十七岁那年，已貌如良玉。一日，正在独坐，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：一个姓祖名荷采，现年二十三岁，即祖大寿之子，三

桂母祖夫人之侄。另一位姓史名文珠，是湖广汉阳人，现年二十四岁，已中了解元。父亲史曾望现为吏科给事中。

这两人同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

这日同来看三桂，门上见是来惯的，是少爷至好，便一直引到书房与三桂见了。荷采又同三桂进内见了姑母，然后出来与文珠坐下。

三人讲了些话，书僮送了香茗。

文珠想来试三桂一试，即问道：“三桂，我问你，世界能使人娱耳悦目、动心荡魂的，以何物为最？”

三桂蓦然被他这一问，便看着文珠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是个清狂潇洒人，决不与世俗之见相同，必有个道理在内。”

便答道：“这句话却问得太泛，人生耳目虽同，性情各异。有好繁华的，即有厌繁华的。有好冷淡的，也有嫌冷淡的。譬如东山以竹为陶情，而陋室又以丝竹为乱耳。有屏蛾眉而弗御，有携姬妾以自随。则娱耳悦目之乐既有不同，而荡心动魂之处更自难合，安能以一人之耳目性情，概人人之耳目性情？”

文珠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是指一种人而言。现在这姑苏城里人山人海，譬如尊望重者，讲官话，说官箴，自顶至踵，一一要合官体，则可畏；见酸腐措大，拘手挛足，曲背耸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势，则可笑；见市井逐臭之夫，评黄白，论市价，俗气熏人，则可恶；见俗优滥妓，油头粉面，无耻之极，则可恨。你想，凡目中所见的，去了这些，还有哪一种人？”

三桂正猜不着他所说什么，只得说道：“既然娱悦不在声色，惟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？”

荷采大笑。

文珠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朋友岂可云娱耳悦目的？三桂设心不

良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三桂被他们这一笑，笑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脸已微红，便说道：“你们休要取笑，我是这个意思：挥麈清淡，乌衣美秀，难道不可娱耳，不可悦目？醇醪醉心，古剑照胆，交友中难道无动心荡魄之处么？”

文珠笑道：“你总是这一间屋子里的说法，所见不广，所游未化。”

即从靴子里取出《鹧花谱》来，送与三桂道：“这是我近刻的，大约可以娱耳悦目，动心荡魄者，就在此中。”

荷采笑道：“将此书呈于三桂，真似苏秦始见秦王，可保的你书十上而说不行。他非但没有领略此中情味，且未见过这些美人，如何能教他一时索解出来？”

三桂见他们说得郑重，便揭开一看，有好几篇序，无非骈四俚六之文。文珠叫他不要看序，且看所选的人。

三桂见第一个题是：

琼楼珠树袁雪贞

年十六岁，姑苏人，隶联锦部。善丹青，娴吟咏。其演《鹊桥》、《密誓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等出，艳夺明霞，朗涵仙露。正使玉环失宠，杜女无华。纤音遏云，柔情如水。《霓裳》一曲，描来天宝风流；春梦重寻，谱出香闺恩怨。平时则清光奕奕，软语喁喁，励志冰清，守身玉洁。

三桂笑道：“这不是说戏班里的花旦么，这是哪里的花旦，赞得这样好？我今年也看过一天的戏，几曾见花旦中有这样美人？”

文珠道：“你那天看的不知是什么班子，自然没有好的了。”

三桂再看第二题是：

瑶台壁月顾眉生

年十七岁，姑苏人。本官家女，因飘泊入梨园，隶联锦部。秋水为神，琼花作骨。工吟咏，尚气节，善权变，慧心独造，巧夺天工，色艺冠一时。其演《瑶台》、《盘秋》、《亭会》诸戏，真见香心如诉，娇韵欲流。吴绛仙秀色可餐，赵合绵寒泉浸玉，兼而有之。尝语人曰：“余不幸坠落梨园，但既为此业，则当安之。谁谓此中不可守贞抱洁，而必随波逐流以自苦者？”其志如此。而謠情胜概，罕见其匹焉。

再看第三题是：

碧海珊枝陆巧云

年十六岁，姑苏人，隶联锦部。玉骨冰肌，锦心绣口。工书法，虽片纸尺绢，士大夫争宝之如拱璧。善心为竊，骨逾沉水之香；令德是姻，色夺瑶林之月。常演《制谱》、《舞盘》、《小宴》、《絮阁》诸戏，俨然又一杨太真也。就使陈鸿立传，未能绘其声容；香山作歌，岂足形其仿佛。好义若渴，避恶如仇。真守白圭之洁，而凛素丝之贞者。丰致之嫣然，犹其余韵耳。

再看第四题是：

香山艳雪金文卿

年十五岁，姑苏人，隶联珠部。秀骨珊珊，柔情脉脉。工吟咏吹箫，善弈棋，楚楚有林下风致。其演戏最多，而尤擅名者，为《题曲》一出。其檀口生香，素腰如柳，比之海棠初开，素髻将放，其色香一界，几欲使神仙堕劫矣。其余《琴桃》、《秋江》诸戏，情韵如生，亦非他人所能。而香心婉婉，秀外慧中，是真女郎执掌书仙，岂菊部中所能颀耶？

再看第五题是：

玉树临风李碧娟

年十七岁，扬州人，隶联珠部。初日芙蕖，晓风杨柳。娴吟咏，

工丝竹，围棋、马吊皆精绝一时。东坡《海棠》诗云：“嫣然一笑竹篱间，桃李漫山总粗俗。”温柔旖旎中，自具不可夺之志，真殊艳也。其演《折柳阳关》一出，名噪姑苏。见其婉转娇柔，哀情艳思，如睹霍小玉生平，不必再读《卖钗》、《分鞋》诸曲，已恨黄衫剑客，不能杀却此负情郎也。再演《藏舟》、《草地》、《寄扇》等戏，情思皆足动人。真琼树朝朝，金莲步步，有临春、结绮之遗韵矣。

再看第六题是：

火树银花王慧琼：

年十七岁，扬州人，隶联锦部。翩若惊鸿，婉若游凤。通词翰，善武技，性尤烈，不屈豪贵，真玉中之铮铮有声者。其演《双红记》、《盗令》、《青门》诸出，梳乌蛮髻，贯金雀钗，金销金紫衣，系红绣襦，着小蛮锦靴，背负双龙纹剑，如荼如火，如锦如云，真红线后身也。其《刺虎》、《杀舟》诸戏，侠情一往，如见巾帼身肩天下事，觉熏香傅粉，私语喁喁，真痴儿女矣。温柔旖旎之中，绮丽风光之际，得此君一往，如听李三娘击羯鼓，作《渔阳三挝》，渊渊乎顷刻间万花齐放也。

再看第七题是：

秋水芙蓉王琴音：

年十六岁，与姐慧琼同部，似兰斯馨，如花解语。明眸善睐，皓齿流芳。嬉戏自出天真，娇憨皆生风趣。能翰墨，工牙拍，喜行令诸局戏。善解人意，虽寂寥寡欢者，见之亦为畅满。意态姿媚，而自为范围。其演《乔醋》一出，真令潘骑省心醉欲死矣。又演《相约》、《讨钗》、《拷艳》诸出，如娇鸟弄晴，观者堵立数重，使层楼无坐地。时人评论杨贵妃霓裳羽衣，此则紫云回雪，其趣不同，同妙一也。

再看第八题是：

天上玉麟林小素：

年十四岁，姑苏人，隶联锦部。好花含萼，明珠出胎。十二岁入班，迄今才二年，已精于声律，兼通文墨，生旦并作。所演《寄子》、《储谏》、《回猎》、《断机》、《番儿》、《冥勘》、《女弹》等戏，长眉秀颊，如见乌衣子弟佩紫罗香囊，真香粉孩儿，令人有宁馨之羨，其哺喂皆可观。数年后更当独出头地，价重连城也。

三桂看了只是笑，不置一词。

文珠问道：“你何以不加可否？”

三桂道：“大凡论美，虽难免粉饰，也不可过于失实。若论此辈，真可惜了这副笔墨。我想此辈中人，断无全璧，以色事人，不求其媚，必求其谄。况朝秦暮楚，酒食自误，强笑假欢，缠头是爱。此身既难自洁，而此志亦为太卑。再兼之生于贫贱，长在卑污，耳目既狭，胸次日小，所学者婢膝奴颜，所工者谗浪笑傲。就使涂泽为工，描摹得态，也不过上台时效个麒麟楮，充个没字碑，同有出污泥而不染，随狂流而不下者大异？且即有一容可取，一技所长，是犹拆锦袜之线，无补于缝裳；炼铅水之刀，不良于伐木。其脏腑秽浊，出言无章；其骨节少文，举动皆俗。故色虽美而不华，肌虽白而不洁，神虽妍而不清，气虽柔而不秀，有此数病，焉得为佳？若夫红闺弱质，金屋丽姝，质秉纯阴，体含至静，故骨柔肌腻，肤洁血荣，神气静息，仪态婉媚，眉目自见其清扬，声音自成其娇细，姿致动作，妙出自然，鬓影衣香，无须造作，方可称为美人佳人。今以红氍毹上演古之绝代倾城，真所谓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。所以我不愿看花旦戏，宁看净、末、老、丑，反可舒荡心胸，足助欢笑。吾兄不惜笔墨，竭力铺张，为尔辈增光，而使古人抱恨，窃为吾兄有所不取。”

这一番话，把个史文珠说出气来。

荷采只得道：“三桂之论未尝不是，而文珠之选也甚公允。但三桂不知天地间有此数人，譬如读《搜神》之记、《幽怪》之书，而必

欲使人实信其有，又谁肯轻信？是非亲见其人不可。我们明日同他出去，亲指一二人与他看了，他才信你这个《花选》方选的不错。我想一见这些人，他也必能赏识的。”

三桂听他说得认真，细想：“难道花旦中真有这样好的？”

既而又想：“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岂必斤斤择人遂赋以美材。就是西子也曾贫贱浣纱，而杨太真且作女道士，甚至于美人中传名者，一半出于青楼曲巷。或者天生这一种人，以快人间的心目也未可知。但夸其守身自洁，立志不凡，惟择所交，不为利诱，兼通文翰，鲜蹈淫靡，则未可信。”便如有所思，默然不语。

文珠见他神情，已知其心意，气道：“三桂此时难算知音，我再去请教别人罢。”便拉了荷采去了。

三桂送客转来，又将文珠的《花选》默默的一想，再想从前看过的戏，犹以文珠为妄言，借此消遣的，便也不放在心上了。

过了两日，三桂于早饭后告了半天假。祖夫人见今日天气寒冷，起了朔风，且是冬月中旬，便叫家人媳妇取出猞猁裘与他穿了，吩咐车里也换了白狐狸皮暖围。两个小使跟着：一个云儿，一个俊儿，骑了马。三桂先到了他母舅祖大寿宅内，祖大寿的少君出来接进。

这祖大寿的少君，字荷生，年方二十二岁，生得一表非凡，丰华俊雅，文才既极精通，心地尤为浑厚。纳了个上舍生，在北闾乡试。与三桂亦为莫逆之交。接进了三桂，先同到内里去见了三桂舅母陆氏夫人。这夫人已是祖大寿续娶的人，今年才四十岁。又见了荷生的妻室秋痕，荷采的妻室蓉华，还有个荷华小姐没有出来，因听得她母亲前日说那三桂的好处，其口风似要与她联姻的话，所以不肯出来见这表兄了。

陆夫人见了三桂，真是见一回爱一回，留他坐了，问了一些家

常话。

三桂告退，然后同荷生到了书房，问起荷采，为文珠请去。三桂说起前日所见文珠的《花选》过于失实，荷生道：“文珠的《花选》，据实而言，尚恐说不到，何以为失实？现在那些宝贝得了这番品题，又长了些身价，你也应该见过这些人。”

三桂听了，知荷生也有旦癖，又是个好为附会的人，便不说了。

荷生道：“你见文珠的《花选》怎样，还是选得不公呢，还是太少，有遗珠之憾么？好的呢也还有些，但总不及这八个。若要说不尽她们的好处，除非与她们一人序一本年谱才能清楚，这几句话还不过略述大概而已。”

三桂心里甚异：“难道现在真有这些人？”

又想：“这三人也不是容易说人好的，何以说到这几个花旦，都是心口如一？总要眼见了才信，不然总是他们的偏见。”

便说道：“我恰不常听戏，是以疏于物色。你何不同我去听两出戏，使我广开眼界？”

荷生道：“很好。”即吩咐套了车，备了马，就随身便服。三桂也叫云儿拿便帽来换了。

荷生道：“那《花选》联锦有六个，联珠只有两个，自然听联锦了。”即同三桂到了戏园。

三桂一进门，见人山人海，坐满了一园，便有些懊悔，不愿进去。

荷生引他从人缝里侧着身子挤到了台口，三桂见满池子坐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楼上楼下，略还有些像样的。看座儿的见两位阔少爷来，后头跟班夹着狼皮褥子，便腾出了一张桌子，铺上褥子，与他们坐下，送上茶、香火。

此刻是唱的《三国演义》，锣鼓盈天，好不热闹。

荷生留心，非但那六旦之中不见一个，就有些中等的也不见，身边走来走去的，都是些黑美人，川流不息，四处去找吃饭的老斗。

三桂好不心烦，如坐涂炭。

荷生知他坐不住，自己也觉得无趣，说道：“今日来迟了，歇一天早些来。”也就同了出来。

荷生的家人付了钱，便自去了。

三桂心里自笑不已，何以这些人为几个花旦，颠倒得神昏目暗，皂白不分。设或如今有个真正绝色来，只怕他说倒说不好了。

一路思想，忽到一处挤了车，三桂觉得鼻中一阵清香，非兰非麝，便从帘子上玻璃窗内一望，见对面一辆车，车里坐着一个老年的，外面坐个少女，不过十四五岁，已似海棠花，娇艳无比，眉目天然，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间绝色，以玉为骨，以月为魂，以花为情，以珠光宝气为精神。

三桂惊得呆了，不知不觉把帘子掀开，凝神而望。那少女也伫望，对着三桂出神。

三桂觉得心摇目眩，脸上似有一层光彩照过来，散作满鼻的异香。

正在好看，车已过去。后头又有三四辆，也坐些少女，恰不甚佳。

三桂心里有些模模糊糊起来，似像见过这人的相貌，好像一个人，再想不起了。

心里想道：“这个女子是什么人？真可称古今少有，天下无双。当以广寒宫贮之，岂特郁金堂、悲翠楼，即称其美。这么看来，有目共赏的一句，竟是妄言了。

荷生早看在眼里，笑道：“可知知此人是谁？”

三桂道：“还望赐教？”

荷生道：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听戏的好处。此人姓陈，名圆圆，乃是曹长庆去年买进的。只习了一年曲子，登台献艺，便已不同凡响了。”

三桂道：“我看这花选怕是要重刻了。”

荷生一笑，拱手告辞，吩咐驱车回去。

三桂恍惚失了魂，一路想那陈圆圆。到了家，见门口三车三人，认得是祖大寿的家人，知道舅母陆大人在此。

原来陆夫人带了二媳一女到了吴宅。祖夫人领着群仆丫鬟迎将出来，引进了内堂。

这祖夫人虽四十外的人，尚觉丰采如仙，其面貌与三桂仿佛。

祖夫人见荷华小姐便觉生得好了，清如浣雪，秀若餐霞，疑不食人间烟火者，心中更喜。

两夫人见过了礼，然后两位少奶奶、一位姑娘，齐齐的拜见了祖夫人，各叙了些寒温。

陆夫人总称赞三桂，似有欣羡之意。祖夫人笑道：“妹妹，你的外甥好固好，就我的侄女也不错。你既然这样心爱，你何不将你的外甥，配了我的侄女，亲上加亲？”

陆夫人初听，就笑道：“姊姊好口齿，这么一绕，叫我竟想不出谁来？我们是久有此心，恐怕自己的孩子顽劣，不敢启齿，怕碰起钉子来。我想姑老爷未必肯答应的。”

祖夫人道：“咱们至亲，哪里还有这些客话。倒是我的孩子配不上侄女倒是真的。我们老爷也久有此意，在家书中也常说起来。若说这侄女，是我们二人商量过许多回了，都是一心一意的，只要妹妹肯赏脸就是了。”

陆夫人道：“我们也是这样。”

祖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两亲家见一个礼，一言为定罢。”